

李夫人“配食”武帝与昭帝初立时政局

张 小 锋

内容提要：《汉书》卷九七《外戚传》所载“武帝崩，大将军霍光缘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号曰孝武皇后”是可信的，李夫人“配食”武帝一事不可能发生在昌邑王即位时期。事实上，武帝崩后，政治局势极为复杂。霍光以李夫人“配食”武帝，是综合了各种因素之后而做出的审慎抉择，对稳定昭帝政局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霍光 李夫人 配食 昭帝政局

秦汉史专家劳榦先生《霍光当政时的政治问题》一文在对霍光当政时的政治问题作深入剖析时，曾有过一段颇为引人注目的论断：

《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传》所记，在昭帝立后，霍光即以李夫人配食武帝，追上尊号为孝武皇后，此说却大有问题。按昭帝生母为钩弋夫人，钩弋夫人名位为婕妤，李夫人名位不过夫人，断无不尊钩弋夫人而追尊李夫人之理。昭帝即位，尊钩弋夫人为皇太后，不配食武帝，反而以李夫人配武帝，这是对昭帝不敬的。只有昌邑王即位时，曾追尊李夫人而误传，恐不足为典据。《汉书·外戚传·李夫人传》颇有乖误，譬如齐人少翁设帷帐招魂，武帝望着似李夫人，而作“是耶，非耶”之歌，据《史记》乃王夫人的事，《汉书》就以为李夫人事，显然有误。可见属辞此事，未尽精纯。因而此事也不足取信了。^①

在文章的注释中，他进一步补充道：

《汉书·外戚》言李夫人与《史记》违异，亦由未采《史记》，而系直接采自其他别传而成。李夫人可能在昌邑王时即被尊为孝武皇后，但未必能入宗庙配享。到宣帝既立，又恢复了卫后的地位。至于谓在昭帝初立时，即舍钩弋而尊李夫人，不合情理，今不取。

劳榦先生的论述简单归结为：《汉书·外戚传·李夫人》中所云武帝崩后，霍光以李夫人“配食武帝”的记载，不足为信；昭帝即位后，霍光应该尊昭帝母为“孝武皇后”、以钩弋夫人来“配食”武帝，这样才符合情理；李夫人“配食”武帝一事可能

^① 劳榦：《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5—145页。

发生在昌邑王即位时期，后人误传为昭帝时期。

所谓“配食”，是指配飨宗庙，受后人祭祀。自古及今，从未有人对武帝崩后霍光以“李夫人配食武帝”的记载产生过怀疑，故劳榦先生提出的观点，极富新意。但这一观点是否允当，则值得探讨。本文拟就此作一讨论，不妥之处，祈望方家学者斧正。

—

笔者认为，劳榦先生的论述有失妥当，其原因有三：

第一，说“李夫人可能在昌邑王时即被尊为孝武皇后”，经不起推敲。昌邑王被立为皇帝仅27日，就被霍光废黜。以臣废君，谈何容易。为了能找出充足的废黜理由，霍光等人罗列了昌邑王不宜当皇帝的大量的罪行。《汉书》卷六八《霍光传》有详细记录：

孝昭皇帝早弃天下，亡嗣，臣敞等议，礼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后，遣宗正、大鸿胪、光禄大夫奉节使征昌邑王典丧。服斩缞，亡悲哀之心，废礼谊，居道上不素食，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内所居传舍。始至谒见，立为皇太子，常私买鸡豚以食。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就次发玺不封。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宦者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自之符玺取节十六，朝暮临，令从官更持节从。为书曰：“皇帝问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赐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会下还，上前殿，击钟磬，召内泰壹宗庙乐人犇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众乐。发长安厨三太牢具祠阁室中，祀已，与从官饮啖。驾法驾，皮轩鸾旗，驱驰北宫、桂宫，弄鬬斗虎。召皇太后御小马车，使宦者骑乘，游戏掖庭中。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诏掖庭令敢泄言要斩。

... ..

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绶、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变易节上黄旄以赤。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赏赐所与游戏者。与从官宦者夜饮，湛沔于酒。诏太官上乘舆食如故。食监奏未释服未可御故食，复诏太官趣具，无关食监。太官不敢具，即使从官出买鸡豚，诏殿门内，以为常。独夜设九宾温室，延见姊夫昌邑关内侯。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学光禄大夫夏侯胜等及侍中傅嘉数进谏以过失，使人簿责胜，缚嘉

系狱。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①

上引群臣联名奏请废黜昌邑王的罪状可谓连篇累牍，甚至连“私买鸡豚以食”这些名副其实的鸡毛蒜皮的小事都罗织起来，构成其所以被废的罪状^②，但却不见有尊“李夫人为孝武皇后”罪名，原因何在？这说明昌邑王即位以来，根本没有这一举措，李夫人此前早已“配食”武帝了。

第二，劳榦先生以《汉书·外戚传·李夫人》的记述“不够精纯”而推论霍光以李夫人“配食”武帝一事“也不足采信”的论断失之武断。

诚然，《汉书·外戚传·李夫人传》的确有将武帝令方士齐人少翁设帐招王夫人魂的事移植到李夫人身上的错误，但这并不能证明《汉书·外戚传·李夫人》的所有记载皆不可信。班固被誉为“良史之才”，《汉书》序事详瞻可信，已有定讞^③，如果仅凭一点记载的讹误，就否定全部记载，显然有因噎废食之失。

第三，劳榦先生认为“昭帝即位，尊钩弋夫人为皇太后，不配食武帝，反而以李夫人配武帝，这是对昭帝不敬的。”这种认识是以通常的情理去推断而得出的结论，而未从当时诡谲复杂的政局的角度去分析。当我们深入剖析武帝崩后的政局形势后，则发现若以钩弋夫人“配食”武帝，不利于当时政局的稳固。

据《汉书》卷九七《外戚传》记载：钩弋夫人受到武帝的宠爱，于太始三年（前94）生下了儿子刘弗陵。刘弗陵“任身十四月乃生”，武帝极为喜爱，认为与尧的降生相同，于是将刘弗陵降生的那座宫门命名为“尧母门”。征和二年（前91）武帝长子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而丧生，后来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也多有过失，不得武帝喜欢。武帝宠姬王夫人之子齐怀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不幸早已夭折。只有刘弗陵虽年仅五六岁，聪明，可爱，武帝经常夸赞说“弗陵像我”，又觉得这个孩子的降生有许多奇异的地方，所以特别偏爱他，想把他立为太子。但一想到他的母亲——赵婕妤——是如此年轻，恐怕她日后专权，恣意妄为，祸乱国家，从而长久犹豫不定。后来，钩弋赵婕妤随武帝前往甘泉宫，“有过见谴，以忧死”。

《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载，武帝准备将皇位传给幼子，想选霍光为辅佐大臣，于是赐给霍光一幅《周公负成王》的画，以表明自己的意图。过了几天，武帝就“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武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女不得活！”于是死在了云阳宫。

①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2940—2944页。

② 林剑鸣：《秦汉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89页。

③ 如范晔《后汉书》卷四〇《班固传·论曰》云：“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覈，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安作璋先生《班固》说：“《汉书》在不少方面都超过了《史记》，比《史记》内容更加丰富。”“班固编撰《汉书》，不仅掌握了比较丰富的资料，而且重视审核和选择资料。”载陈清泉等《中国史学家评传》（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1、97页。

劳榘先生认为钩弋夫人“是病死于甘泉”，而并非武帝赐死。他认为，所谓“武帝预谋昭帝，乃赐钩弋夫人死一说，系出于褚少孙《补史记》文”，而褚少孙言多鄙陋，所补多未可信。^①事实上，《汉书》亦未明言钩弋夫人是病死，仅言其为“有过见谴，以忧死”。更何况，《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所载钩弋夫人事亦未如劳榘先生所云“多未可信”^②。

从种种迹象来分析，武帝立钩弋子为太子前确有除去赵夫人之意，只不过不是公然“赐死”，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巧妙的办法。

汉代有重法制的传统^③，依法办事、执法公平。“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④的观念深入人心。即使是皇帝，要除去一人，没有正当的理由是不行的，更何况被除去的是武帝的宠妃，未来太子的母亲。当年武帝的外甥兼女婿昭平君“醉杀主傅”，被名正典刑^⑤；霍去病泄私愤借狩猎射杀李敢，武帝尚需以“李敢是被鹿撞死”来掩盖霍去病罪行^⑥。所以，武帝要除去赵夫人，必须找出一个正当的理由来昭告天下。“有过见谴”显然是武帝巧为罗织而为。

史载“赵夫人”死前“有过”，但没有记载这个“过”的具体内容^⑦，从“以忧死”来判断，这个“过”相当严重，受到武帝的“谴责”，显然是罪不可赦。换言之，赵夫人是背着重大的“罪过”而死的，这个罪名是武帝在位时议定的。

赵夫人死亡时间与昭帝嗣立前后相接。如果让刚刚因犯有重大“罪过”而死的赵夫人来“配食”武帝，无论是对武帝本人、天下百姓，还是未来的国君来说，都是极不尊重的，有故意曝扬国恶之嫌；但如果对赵夫人恢复名誉后再“配食”，则又意味着对赵夫人背负罪过而死一事的翻案和正名，这实质上是对武帝决策的否定，有故意曝扬先帝恶行之嫌。

① 劳榘：《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上），第135—145页。

② 如《资治通鉴》卷二二《汉纪十四》“武帝后元元年七月”条内容即采《史记》文，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第744—745页。

③ 见杨生民《汉武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0页。

④ 《汉书》卷五〇《张释之传》，第2310页。

⑤ 《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载“隆虑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虑主病困，以金千斤钱千万为昭平君豫赎死罪，上许之。隆虑卒，昭平君日骄，醉杀主傅，狱系内宫。以公主子，廷尉上请请论。左右人人言：‘前又入赎，陛下许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属我。’于是为之垂涕叹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尽悲。”昭平君为武帝外甥兼女婿，且其母以金千斤、钱千万豫赎死罪，而武帝应允，但当其醉杀主傅时，仍难逃法网。

⑥ 《汉书》卷五四《李广传》载“顷之，怨大将军青之恨其父，乃击伤大将军，大将军匿讳之。居无何，敢从上雍，至甘泉宫猎，票骑将军去病怨敢伤青，射杀敢。去病时方贵幸，上为讳，云鹿触杀之。”

⑦ 这或许是班固著史时为尊者讳而未录所致，或许是此事属宫闱密事，班固等人难以看到相关档案材料所致。

作为武帝托孤大臣的核心人物，如果不能坚定地奉行武帝的政策，就意味着对武帝生前确定身后政局安排的否定，这样会在朝臣和全国引起深层次的混乱。所以说，武帝死后霍光若以赵夫人“配食”，显然不是明智的做法。

二

武帝死后，西汉政局极不稳固。年幼的昭帝和朝臣霍光等人受到极大的挑战。首先，这种威胁来自于燕王旦、宗室中山哀王子刘长、齐孝王孙刘泽等人。燕王刘旦为武帝夫人李姬所生，乃昭帝之兄。《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燕刺王刘旦》载，武帝崩逝，昭帝继立，赐诸侯王玺书，而垂涎皇位已久的燕王旦在得到昭帝的玺书时，不肯哭，曰：“玺书封小，京师疑有变。”并派遣宠幸大臣寿西长、孙纵之、王孺等人“以问礼仪为名”入长安打探消息，他们详细地询问“帝崩所病，立者谁子，年几岁”，之后，“归以报王”。燕王在确信武帝已崩、昭帝被立的情况下，再次派遣中大夫入京师，以“请立庙郡国”为名，刺探霍光等人的动向。实际上，此次入京的真正目的是向秉政大臣霍光显示自己的实力，并暗示霍光，拥立自己为帝。然受武帝顾命之托的霍光在权衡时局之后，没有接受燕王的暗示，仅“褒赐燕王钱三千万，益封万三千户”。这引起了燕王的极大不满，他怒气冲冲地说：“我当为帝，何赐也！”此时，燕王明白了京师是不会有入拥立自己为帝的，于是便与宗室中山哀王子刘长、齐孝王孙刘泽等结谋，企图武装叛乱。一方面，“诈言以武帝时受诏，得职吏事，修武备，备非常”，并极力勾结“郡国奸人”，不断壮大反叛力量；另一方面，四处扬言“我亲武帝长子，反不得立，上书请立庙，又不听。立者疑非刘氏”，鼓噪舆论，摇动百姓，一场政治阴谋正在秘密酝酿。如果燕王等人的密谋不被发现，那势必会演绎成一场大的政治风波。事实上，昭帝初立之际，其声誉和地位极为微弱，在蠢蠢欲动的燕王等人以“少帝非武帝子”为借口而策动的阴谋威胁下，统治极不稳固。

后来，燕王阴谋被人告密，青州刺史隽不疑收捕刘泽，密谋人员除燕王旦一人外，其余皆伏诛。六年以后（即前80），燕王旦又一次策动了以谋杀霍光、废去昭帝、拥己登基为目的的政治阴谋，事情败露后，燕王旦自绞而亡。由此可见，燕王旦的两次阴谋虽均未得逞，然而他的存在始终构成了昭帝统治的强大威胁。

其次，蠢蠢欲动的广陵王刘胥也对昭帝的统治造成了一种威胁。广陵王刘胥亦为武帝夫人李姬所生，乃昭帝之兄。《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广陵厉王刘胥》载：“始，昭帝时，胥见上年少无子，有觊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须，使下神祝诅。女须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服）〔伏〕。言‘吾必令胥为天子。’胥多赐女须钱，使祷巫山。”可见，广陵王胥对昭帝也有不臣之心，虽然这种“祝诅”

的反叛方式苍白无力，掀不起多大的政治风波，但却能煽动人心，不利于昭帝的统治。昭帝和霍光对广陵王刘胥的举措和心态了如指掌，为了安抚广陵王和宣示新帝的恩泽，昭帝即位之初在益封燕王旦的同时，也不得不“益封胥万三千户”。元凤中（即燕王旦伏诛两三年后），昭帝又一次厚加封赏，“复益万户，赐钱二千万，黄金二千斤，安车驷马宝剑”。当然，昭帝对广陵王刘胥的两次厚赏均宣示了他的恩惠，而更为重要的是出自对政局的透彻理解，为了稳定时局，安抚刘胥而采取的一种羁縻策略。

再次，昭帝的统治还受到另一股势力的威胁，这股势力便是戾太子集团的残存。戾太子冤死于“巫蛊之祸”后，举国上下，无不怜慕，殷切盼望看到给太子沉狱洗冤的一天。然昭帝即位后，对卫太子案却不闻不问^①，这引起了戾太子残余势力的极大不满。这种不满愈积愈大，始元五年（前82）的“假太子案”和元凤三年（前78）“公孙病已立”的讖言出现，便是这种不满情绪的集中表现^②，由此可见这种威胁是多么巨大。

事实上，武帝死后，“受遗诏辅少主”的顾命大臣霍光的处境也同样十分艰难。武帝病榻托孤之事是在内室之中进行的，其具体经过和细节只有当事人清楚，以致《汉书》记载前后不一^③。武帝死后，侍中王忽对遗诏托孤之事产生怀疑，扬语曰：“帝（病）[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遗诏封三子事，群儿自相贵耳。”尽管王忽因此而丧生，但却对霍光等人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王忽之所以敢扬语，是因为霍光在当时的地位尚不巩固，其威信尚不足以震慑朝野。霍光初始辅主之时，虽有先帝之遗命，政自己出，但仍不能完全控制朝廷。《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载“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尚符玺郎为了保护符玺，与霍光弄到了剑拔弩张的僵局，除了他本人耿直勇敢的性格因素外，也反映了霍光此时还难以从容操纵朝野政局。

霍光受遗诏辅佐幼帝一事不仅受到以王忽为代表的宫廷内部官吏的怀疑，而且受到来自地方诸侯王的猜忌。燕王旦公然叫嚣“上弃群臣，无语言”^④，彻底否认霍光

① 参见拙文《卫太子冤狱的昭雪与西汉武、昭、宣时期的政治》，《南都学坛》2006年第6期。

② 详见拙文《“公孙病已立”讖言的出现与昭帝统治局势》，《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③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载受武帝遗诏辅少主者为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四人，而侍中王忽则云“安得遗诏封三子事”，三子指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三人；卷六六《车千秋传》载为霍光、金日磾、桑弘羊、田千秋四人；卷六八《金日磾传》载为霍光、金日磾二人；卷九七《外戚传·孝昭上官皇后》载为霍光、上官桀二人；卷五八《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曰：“受遗则霍光、金日磾”二人。

④ 《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燕刺王刘旦》，第2751页。

受遗诏之事，甚至妄言所立少帝为霍光之子^①，拉拢同党，煽动天下来共同讨伐。霍光处境极为艰难，所以必须慎重对待每一件事情。

三

中国古代对帝王之家的夫妇关系是极为重视的，尤其是对帝王的正妻——皇后格外注意。因为皇后的地位十分尊崇，与皇帝往往相提并论，唐颜师古云：“后亦君也。天曰皇天，地曰后土，故天子之妃，以后为称，取象二仪。”^②拥有皇后之地位和称号，不仅是帝王后宫佳丽们梦寐以求的事，也是朝臣和天下百姓所瞩目的焦点。拥有皇后之位，不仅生前拥有极大权力，而且死后与皇帝合葬，配享宗庙，接受后嗣们的祭祀。

在汉武帝之前，历代皇帝崩时皇后名分都十分清楚，“合葬”和“配食”根本不成问题。但是，到了汉武帝时问题却出现了。汉武帝生前曾先后有过陈皇后（阿娇）、卫皇后（卫子夫）两位皇后，但都因罪而废，到武帝崩时，皇后位置空悬。而武帝又是一位多内宠的皇帝，其后宫佳丽多至数千人^③。据《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和《汉书》卷九七《外戚传》记载，武帝生前受宠夫人有：生了齐王刘闳的王夫人、生了昌邑王刘髆的李夫人、尹婕妤、邢夫人、生了刘弗陵（即昭帝）的钩弋夫人、生了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的李姬等六人，并且这六位夫人均出身微贱，生前地位大体相当，到底以谁来“配食”武帝，就成了武帝崩后，托孤大臣霍光等人必须审慎抉择、妥当处理的重大问题。因为稍有不慎，都可能激化矛盾重重的政局。

武帝的陈皇后因巫蛊事件而被废，卫皇后因“巫蛊之祸”而自杀，赵夫人因“过”而“谴”死，尹婕妤、邢夫人二人无子且早死，曾受宠的王夫人和其子齐王刘闳也先后早死，均不宜“配食武帝”。生了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的李姬，更不适合“配食武帝”^④。剩下的只有生前最受武帝宠爱的李夫人了。

① 《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褚先生曰》：“会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将军子也。’欲发兵。”燕王旦可看作是当时诸侯王的代表，他的言行对霍光等人造成了极大威胁，霍光为了消除他们的疑团，还在燕王事发后，派遣宗正等人前往燕王府，对簿公堂，证实昭帝果真为武帝子，为自己和昭帝辩护，同时也为了折服燕王。褚先生曰：“宗正者，主宗室诸刘属籍，先见王，为列陈道昭帝实武帝子状。”证实了昭帝实武帝子，也便证实了武帝遗诏之事，那么，燕王等人的谣言则不攻自破，天下遂安，这便是霍光等人的良苦用心。

② 《汉书》卷九七《外戚传》，第3935页。

③ 《汉书》卷七二《贡禹传》载：“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

④ 《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记载：“他姬子二人为燕王、广陵王。其母无宠，以忧死。”此处“他姬”指李姬。尽管此处记载李姬“无宠”，但从她为武帝先后生有二子的情况分析，“可能一度曾受武帝宠爱”，“后来被冷落或受处罚”，见杨生民《汉武帝传》，第431页。李姬所生二子对皇位觊觎已久，若以李姬“配食”武帝，则意味着追认李姬是“孝武皇后”，这样燕王旦、广陵王胥则会利用其母亲被追认为“皇后”的事实，进一步来制造事端。

翦伯赞先生说汉武帝“特别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①。李夫人入宫后，得到了汉武帝格外的恩宠和眷顾。《西京杂记》卷二“搔头用玉”条记载“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自此后宫人搔头用玉，玉价倍贵焉。”从这一个个小小的侧面，可以反映出当年李夫人受宠时的情景。

李夫人病危期间，武帝亲自前去探望，并执意要见李夫人最后一面。李夫人死后，武帝以皇后的葬礼来埋葬李夫人，《汉书》卷九七《外戚传》记载，“及（李）夫人卒，上以后礼葬焉”。不仅如此，武帝还“自为作赋”，以伤悼李夫人，即“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悼亡赋”——《李夫人赋》^②，并且任用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后封他为海西侯，任用李延年为协律都尉。

这些说明，李夫人是武帝生前最钟爱的女人。霍光自从担任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要职以来，“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③。在确定武帝“配食”人选问题上，霍光极为慎重。他深知，处理不好，会引起朝廷的动荡，所以他必须确定一位既不违逆武帝心意，又能令天下人接受，更有利于政局稳定的人选来。而李夫人是唯一被武帝用皇后之礼来埋葬的，其他诸夫人都未享此殊荣。将这些因素综合来考虑，李夫人是“配食”武帝最合适的不二人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霍光以李夫人“配食”武帝是为了稳定政局而做出的审慎抉择。《汉书》卷九七《外戚传》所载“武帝崩，大将军霍光缘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号曰孝武皇后”是可信的。事实上，霍光并未有不尊重昭帝的意图。《汉书》卷九七《外戚传》记载“昭帝即位，追尊钩弋婕妤为皇太后，发卒二万人起云陵，邑三千户。追尊外祖赵父为顺成侯，诏右扶风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如法。顺成侯有姊君姁，赐钱二百万，奴婢第宅以充实焉。诸昆弟各以亲疏受赏赐。”昭帝即位后，昭帝的母亲和外家都受到了封赏，这显然是霍光的手笔。这无论是对赵婕妤而言，还是对昭帝本人而言，都有“失之东隅，收之桑田”的效果。

本文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级课题“汉帝国的建立与文景之治研究”（06QTYB010）成果之一。

（作者张小锋，1971年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教授）

收稿日期：2008年3月18日

① 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3页。

② 龙文玲：《论汉武帝〈李夫人赋〉及其文学史意义》，《学术论坛》2006年第5期。甚至还有学者指出，武帝《秋风辞》有“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之句，此“佳人”很可能是指他钟爱的李夫人。

③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31页。